



殞落的黑蝙蝠——殷延珊隊長（上）

· 殷昭明口述，
吳慶璋整理記錄 ·



時任空軍總司令陳嘉尚上將（前排中）、殷延珊隊長（前排右一）、副隊長趙欽（後排中）一同合影，為黑蝙蝠中隊留下珍貴歷史畫面【照片由作者提供】。

黑蝙蝠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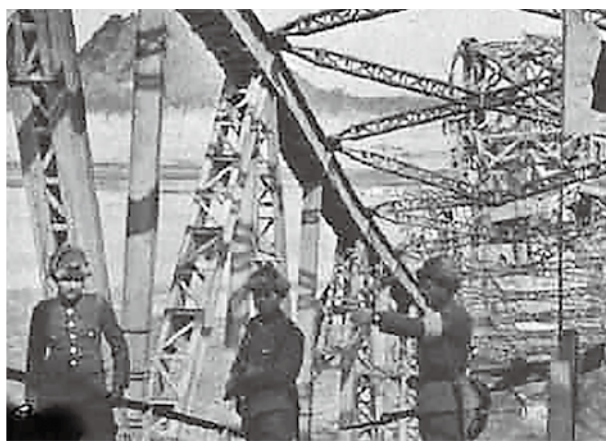
【偵測中共雷
者：空軍第
錄】。



在國外，機密史料每六年檢討一次，若沒有保密必要，六年就down grade（降低機密等級）；我國較為特殊，黑蝙蝠中隊（前空軍第三十四中隊的別稱）事蹟始終歸類機密檔案，直到西元二〇〇七年六月五日「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與「清華思沙龍」在清華大學禮堂辦理一場「黑蝙蝠在新竹——向勇敢的人致敬」座談會，邀請前行政院長唐飛先生、當年黑蝙蝠中隊隊員及眷屬與會，現場一千五百個座位座無虛席，反應熱烈，我也參與了這場座談會，龍應台說：「黑蝙蝠隊員進出大陸執行電子偵測與空投任務，西元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二十一年期間損失飛機十四架、犧牲一百四十八人，臺灣人至今沒有對這些無名英雄表達過敬意，甚至淡化、遺忘這段歷史。」

飛專六期同學「老五」殷昭明，父親殷延珊是黑蝙蝠中隊首任隊長，一次駕駛C-47執行對中國東北地區電子偵測任務，循例當天深夜潛入大陸前，先飛往中途降落地點——韓國群山基地補充油料，然而C-47不明原因撞上航路上不應出現的山峰，機上十

四名隊員全部殉職。由於父親殷延珊殉職，「老五」殷昭明和兩位哥哥經安排就讀華興小學。五十年來，同學們從未聽過「老五」訴說自己的身世，直到今年三月，「老五」自美國返臺祭拜父親，隱約聽他提起，才有此一深談的機會，予以記錄下來。



殷延珊隊長抗戰時期駕機轟炸漢口，打擊花園鐵橋地面大批日軍（照片取自每日頭條網站）。



黑蝙蝠中隊飛行員用大頭照排成「卅四」，殷延珊隊長位於左上紅圈處【翻攝自《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殷延珊隊長駕駛P2V深入大陸低空偵蒐，達和地面紅外線【翻攝自《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對日抗戰

殷昭明的父親殷延珊，是山東騰縣人，抗日戰爭期間，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十七期步科、空軍官校十五期飛行科，民國三十二年奉派赴美威廉空軍基地見習，回國後任空軍第一大隊飛行員，曾遠征緬甸支援友軍對日作戰，後奉調回國對日抗戰，西元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一次駕駛機轟炸漢口附近花園鐵橋，任務完成返航途中，發現地面有大批日軍，想起日軍進軍東北以來，屠殺無辜數千萬人，百姓流離失所，殷延珊立刻俯衝以機槍向地面掃射，地面日軍則以密集砲火向空中還擊，擊中飛機，人機俱傷，他父親頓時血流如注，但是仍負傷將飛機安全飛回基地，因為和日軍進行殊死作戰受傷，所以殷昭明的父親，軍常服上有一個紅十字臂章，也因抗日戰爭期間立下很多戰功，軍常服上密密麻麻寫滿戰分紀錄。

在家裡，殷昭明排行老五，上頭有四個哥哥，大哥、二哥、三哥在大陸出生，撤退前三位兄長身在北京，母親在湖南，他父親在抗日戰爭中立功也受了傷，因為這層關係，國民政府撤退前，隊上問殷延珊：「家人在哪裡？」中隊特別派了飛機分別到北平和湖南長沙，接了殷昭明的三位哥



殷延珊隊長抗戰期間與日軍作戰，紅色標示為作戰受傷十字臂章，黃色標示為作戰分紀錄，繡於軍常服左臂（照片由作者提供）。

哥和母親來到臺灣，父親來臺後，在嘉義十大隊任職，小時候，住在嘉義眷村，記憶中他們住居是全克難新村最大的一間，日式建築，屋內有榻榻米，村裡住的大部分是空軍官校十七、十八及十九期飛行員。

西方公司

西元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臺灣，老總統雖不曾放棄反攻大陸的念



因為工作性質特殊，殷延珊隊長生前留下諸多照片，當中不乏美國人身影【翻攝自《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二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頭，但是全面反攻大陸受到美國壓抑，西元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美國不使用武力干預臺灣局勢，也不會採取任何作為讓美國捲入中國內戰之中，言下之意就是放棄臺灣，我國處境風雨飄搖，只能冀望透過國軍部隊在大陸建立的游擊隊推翻中共政權，當時滯留大陸國軍部隊估計有六十萬人，我方與滯留的國軍部隊仍有聯繫，後勤補給多靠臺灣空投支援。

半年後，西元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中共部隊越過鴨綠江支援北韓作戰，以美軍為主的聯軍攻勢受挫，美國希望當時未隨政府來臺滯留大陸的國軍部隊，能成為牽制



新竹市東大路一〇二號招待所，居住黑蝙蝠中隊飛行員和美國西方公司單身官兵【翻攝自《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二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中共的力量，減輕美軍在韓戰戰場上的威脅，次年（一九五一年）二月，美國聯合戰略計畫委員會參謀總長聯席會中提出評估，支援大陸國軍部隊的可行性，美國希望利用他們牽制中國大陸，老總統想反攻大陸，雙方有了共同目標，於是美國在匹茲堡市正式成立西方企業公司，名為企業公司但是什麼都不賣，取名西方公司則意謂「目標」向西。

自此，美國一改放棄臺灣的態度，不僅派遣第七艦隊駛入臺海，還提供飛機由我國空軍執行敵後後勤補給，當時來臺工作的CIA（美國中央情



民國四十八年舉辦耶誕晚會，黑蝙蝠中隊官兵、眷屬子女及耶誕老人舉辦活動合影【翻攝自《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二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人員，他們在臺訓練游擊隊，再利用空運方式潛入大陸空降情報員以及空投物資，搞破壞和蒐集情報。

黑蝙蝠中隊

西元一九五二年，「西方公司」於桃園基地成立空軍特種任務組，一九五三年遷至新竹基地，殷昭明的父親本職學能俱佳，曾奉派赴美受訓，



殷延珊隊長身高一八〇公分，高大帥氣，曾赴美受訓，外語能力極佳，在空軍圈子裡是很風光的人物（照片由作者提供）。

外語能力強，一九五七年二月，情報署將他父親殷延珊從十大隊調至空軍特種任務組擔任組長，當時殷昭明只有四、五歲，記憶不多，只記得他父親經常帶些坊間不易看到的食物回來，那些食品都是美國貨。

西元一九五八年一月，空軍特種任務組正式使用三十四中隊番號，他父親是三十四中隊首任隊長，住在新竹市東大路一〇二號招待所，招待所

住的是三十四中隊飛行員和美國西方公司在臺單身官兵，寒（暑）假母親曾經帶他們住在招待所裡，後來八大隊解編，很多條件好、飛行能力強及外語流利的飛行員，都被網羅到三十四中隊，成了黑蝙蝠成員，對大陸執行電子偵蒐任務，所以挑選進去的人都是各部隊的精英。

「黑蝙蝠中隊」執行任務時有兩條路線，一是向北，自新竹基地起飛，經過江蘇進大陸，沿山東、河南、河北、察哈爾，然後飛到韓國的美軍基地落地加油，完成返航。一是向南，經過緬甸、雲南、西藏到青海，甚至到達甘肅的北部，在泰國美軍基地落地加油，結束返航。

無論向北或向南，一趟飛行最少八小時，有時甚至更長，每一趟任務都是在全黑夜中進行，利用夜幕作為掩護，為了躲避中共雷達追蹤，按照最低安全高度飛行準則，以絕對高度一百米至兩百米飛行，有時甚至是以三十米的高度低空飛行，由於是低空飛行，每一趟任務都驚險萬分，為了偵蒐他們必須依令起飛，但是能否活著返航，沒有人有十足把握，所以每位黑蝙蝠隊員均事先立好家書，將生命交給國家，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為了保密，機組員通常在出任務

的前一天，會被通知住進招待所準備計畫及核對地圖，他們在夜間起飛，直到任務結束安全返航落地，方能回家與家人團聚，任務絕對保密，對家人也隻字不提。

殞落的黑蝙蝠

某一天，殷昭明放學回家，看到母親正悲傷的啜泣，他問母親為啥哭，母親只告訴他：「爸爸走了，永遠不會回來了。」他默默走到餐桌寫功課。父親殷延珊是民國十年生，殉職時年僅三十九歲，空軍為他的父親和那一批任務中犧牲的同袍——朱玉銘、梁燕生、柳肇純、陳光宇、孫大陸、李澤林、劉抑強、夏福瀛、楊桂辰、李自民、邢漢章、黃勳、姚邦熹等十四位烈士舉行公祭，並追晉他父親為少將。

長大後，殷昭明慢慢瞭解他父親是在西元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華北任務，任務結束後，按照往例前往韓國的美國空軍基地準備加油，因天候不佳，降落時，引導錯誤撞上韓國烏蘇山殉職，事實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他父親任務範圍非常廣，所以飛行時間很長，最長可達十餘小時，任務若是在華北地區，返航時會先落在韓國的美國空軍基地，加油後返臺，

任務若是華南方向則先降落在泰國的美國空軍基地，這在以前都是不能說的秘密，家人從來不曾向任何人透露父親殷延珊殉職相關的事，如今檔案已解密，這次飛行專修班第六期結訓離校五十週年同學會中，殷昭明才首次私下向同學吳慶璋提起。

這起任務失事，美國與我國雙方均低調處理，殷昭明的兄弟尚年幼，當時不知跨海尋回父親和他同袍的遺骸，只能任由父兄散葬在韓國的荒郊野嶺上；在公祭時，殷昭明記憶中空軍碧潭公墓的墓穴很小，他很納悶父親一八十公分高個頭，如何塞進小小的墓穴裡，後來才知道裡面是放父親的軍服，是一座衣冠塚。

事後老總統曾經接見殉職烈士的家屬，蔣中正總統和夫人慰問時，後排站著的母親依然在哭泣，當時他母親才三十多歲，認識父親時，母親還是大學生，毅然休學嫁給父親，父親是她的天，天塌了，還有六個孩子要撫養，殘酷事實對她來說是如此困難，每看到這張照片，心是揪著的疼。他父親出任任務前，曾經告訴母親這是最後一次出任任務了，回來後就要去剛成立不久的華航飛民航機，誰知這次出任任務竟成了永別。他父親多次奉命駕駛飛機深入大陸偵蒐與空投，

雖然多次遭到中共飛機攔截，但都能完成任務，生前參加空中作戰總計兩百七十次，累積戰績一千二百五十二分。

他父親殉職時年僅三十九歲，年輕、飛行技術好又曾在美國受訓，在空軍圈子裡算是很風光的人物，「黑蝙蝠中隊」經常有舞會和其他聚會，經國先生和西方公司人員經常出席中隊的聚會，所以他父親在世時，很多場合都有經國先生和西方公司人員的身影，即便父親殉職後，經國先生每到嘉義地區巡視，都會到他家探望，詢問母親家人的生活情況，殷昭明從小體強多肉，經國先生常笑著摸摸他圓滾滾的肚子，要他們兄弟好好照顧母親和妹妹，對家人關懷備至。

華興小學

殷昭明有四個哥哥，他排行老五，下面一個妹妹，父親殉職時，大哥就讀高中，他只有六歲，後來聽說他母親始終無法走出傷痛，經由空軍安排，殷昭明的三哥、四哥和他，仨人離家前往蔣夫人創辦的華興育幼院國小部就讀，當時華興育幼院設有幼兒園和小學部，收容一江山與大陳島戰役烈士來臺的遺孤，還有社會上孤苦無依的孤兒及貧病榮民子弟，仨兄弟就讀華興育幼院，當時交通不方便，

每年的寒、暑假才回家，每一個年級都有保母專責照顧，學生尊稱為老師，老師也視孩子們如同家人。（未完待續）



飛機失事後，蔣中正總統召見眷屬，「老五」殷昭明坐在地上（5），前排大哥殷朝偉（1），二哥殷昭麟（2），三哥殷昭磊（3），四哥殷昭弘（4），蔣夫人抱著的是小妹殷昭倫（6），當時飛行員待遇好，殷家孩子每人都有一套西裝。殷延珊隊長（照片由殷昭明提供）。